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奧德賽

(五)

荷馬著
傅東華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奧 德 賽

(五)

荷 馬 著

傅 東 華 譯

漢 譯 世 界 名 著

奧德賽

卷十六

迎小主忠僕報佳音
換衰容王兒認親父

那時候曙光方現，

茅屋裏，牧豬奴主客正舉火作晨餐，

自餘人都已驅豬田野間。

那看守豬圈的羣犬，

已把武楞馬卡斯的影蹤瞥見，

只並不嗥鳴作故態，

卻羣相搖尾迎前。

攸力栖茲見狀心稀罕，

奧德賽，五

又聽得步履蹇然，

乃向那牧豬奴悄悄言：

「攸米阿斯，你必有良朋蒞止，

抑或是熟人到此；

見羣廐並不鳴吠，

卻只迎前搖尾，

我聽見足音已漸邇。」

這話兒說猶未竟，

一

他兒子早已佇立在前門。

那牧豬奴一見大驚，

不覺得落下手中梓。

他急急奔前迎主人，

將他的面顏雙目雙手一一都親吻，

淚珠兒不住長淋。

譬如人有獨生兒遠在異境，

十載分離已長成，

一旦相逢悲不勝；

彼時那牧豬奴乍遇小主人，

也正有這般情景，

好像他死裏得逃生，

將他擁抱在胸懷，周身遍親吻，
嗚咽着將言進：

『忒楞馬卡斯，你是我雙目的光明，

你今日居然返鄉井！

自從你航行派洛斯，

我一切希望都泯。

好孩兒，你且進，

讓我把你這遠歸人看個分明，

聊以慰我的心境。

我們這裏田間牧豕人，

你須得少光臨。

你須得長居在宮禁，

奸監視那求婚無賴人。」

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將話應：

『老人啊，你這話我自當遵。

我此來是爲省問，

並探聽我母親的音信，

不知她是否空房仍獨守，

抑終被他人引誘變初心，

致落得我父床幃更無主，

徒教蛛網叢生。』

於是那牧豬人乃應聲：

『你母親依然苦守在宮庭，

可憐她宵長日永，

常教淚眼送晨昏！』

說着，他接過忒楞馬卡斯手裏長矛一柄；

那王子跨過石門，舉步內進。

他父攸力栖茲見他走近，即便起身，

讓出了他的坐凳，

那王子急忙阻止將言進：

『客人啊，你但坐，莫勞心。

這是我自己的田園地境，

不愁無處可容身。

這老人，他會給我一坐凳。』

他說罷，他父便仍復將身坐定。

那牧豬人堆了些青綠柔薪，

鋪上了羊毛一領，

權作王兒的坐凳。

於是捧進了炙肉數盆，

乃是前宵所贖；

又把麵包裝入筐中進，

把藤蘿碗將酒調勻，

這纔與攸力栖茲對面坐定，

齊把面前酒食進。

迨至既餐亦既飲，

忒楞馬卡斯乃對那牧豬人間訊：

『這客人來自何方？

他到此途中怎樣航？

可曾把姓名言講？

四

我料他不是徒行到此邦。」

於是攸米阿斯將話應：

『孩子啊，我願把實話言明。

他自言低原克里特人，

卻曾流浪到無數名城，

自以為命中注定。

後來他從提斯潑洛西亞人舟中逃脫身，

來到我這地境。

我今將他交給你，

聽憑你如何安頓。

他說要向你求為托庇人。」

於是審慎的忖楞馬卡斯將話應：

「老人啊，聽你言怎不令人心惻隱？」

可是我怎能帶客到家安頓？

我如今尚自年輕，

當日受人凌辱甚，

如今能否把冤伸，

也尚且不能自信。

況我母用心難測定，

究不知她顧念孩兒仍自主家庭，

尚依順國人輿論，

未曾把我父床幃污濁，

抑已受他人厚財誘引，操守難終竟。

只是這客人既已到我國境，

我將贈彼衫袍各一身，

並一對繩鞋，一柄雙鋒的利刃。

他若還不願久留停，

我便隨他心願送他行。

只若你願將他留在田間供使役，

那末他衣食所需俱由我供應，

好使你負擔稍輕。

至於那些求婚無賴人，

我不願叫他接近；

因此輩暴戾強橫，

恐對他侮辱譏嘲令我難忍。

爲的是，縱教人強力多能，
也無如衆寡之分，在勢不能取勝。」

於是備嘗辛苦的攸力栖茲乃作聲：

「朋友啊，我料也有權將話應；

我聽你方纔所說，

那些求婚無賴恁強橫，

敢這般擾亂你的宮禁，

不由人氣憤填膺。

只是你且言明：

這是你忍受甘心，

抑或是天意如斯，人心不順？

想人當急難，無如親弟兄；

你如今是否弟兄們不肯將心盡？

我倘然似你年輕，

體力與雄心相稱，

倘然那攸力栖茲是我的父親，

又倘使我便是攸力栖茲，終歸鄉井，

（因爲這希望至今未可泯，）

我便立與我仇人拚命，

若不是他們先斷我首領，

便是我做他們的大禍根。

我明知隻手孤身，

衆寡之分，斷難取勝，

也寧願死在自己的宮庭，

不願再目覩那種不堪行徑。

你想他們侮辱了嘉賓，玷污了宮嬪，糟塌了美酒，浪費了食品，

不知這局面何時方終竟！

於是審慎的武楞馬卡斯乃將話應：

『客人啊，既蒙你替我氣憤，

請聽我把情由說個清。

說起我國人，對我素來無怨恨；

我也無從怨弟兄，

原來我家裏命中注定，

累代來一子單承。

我祖雷厄提茲是獨子，

阿塞蘇斯之所生；

我父攸力栖茲也乏季和昆。

他只單生我一人，

又不獲膝下娛親。

由是我家便爲狠毒小人所佔領；

原來我邦的隣境，

有查辛沮，沙米，杜利嶽，

那其間當權的貴族，

與夫我本地的威勢權臣，

羣向我母氏求婚，

因而糟塌了我家庭。

她既不敢拒絕他們的求請，

又不敢索性應承，

把此事落個究竟；

他們於是在我宮中恣饗飲，

行把我家財銷蝕盡，

並圖收拾我的性命。

我至今別無計付，

唯有仗神明默佑在冥冥。

只是老人，須煩你速向我母親報個信，

說我已從派洛斯安穩作歸程。

我在此等候你的回音，

你須得要機密謹慎，

切不可洩漏風聲，

爲的是，圖謀我者大有其人。」

於是牧豬人攸米阿斯將話應：

「你所言我已悟領，

更無勞囑咐叮嚀，

我原來不是愚蠢。

只還有一事須請說分明：

我此去，是否該與你那可憐祖父也報個信？

想當日，你父親出外長征，

你祖雖然也憂悶，

卻尙能親到田間視省，

腹飢時，也尙與家人同食飲。

及至你向派洛斯黑夜潛行，

一去杳無音信，

他從此飲食無心，

也不復到田間觀省，

日唯孤坐着歎喟呻吟，

但見的骨瘦嶢嶢日消損。」

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乃答言：

『我祖父真也可憐，

只如今唯有聽其然；

因若要稱人心願，

那末第一件，便須盼我父立即歸旋。

你此行須要速去速還，

莫再遠道兒去尋我祖到田間。

你只消請我母親差一侍兒將信轉，

卻仍須機密爲先。」

說罷，他打發牧豬人即刻前行，

牧豬人繫上繩鞋自進城。

唯時密涅發神已知信，

便幻作個頗長美女降落在天庭。

她在茅屋門前站定，

故使攸力栖茲瞥見容形。

忒楞馬卡斯卻不見她踪影，

爲的是天神隱現可隨心。

彼時羣犬也已見她臨，

卻都不敢嗥鳴，

只悄作鳴聲潛避遁。

那女神獨向攸力栖茲丟眼色，

他心中便已分明，

急忙走出了中庭，

越過籬門出外迎，

便問她發語叮嚀：

「機警的攸力栖茲，

雷厄提茲之所生，

你如今可把真情對你子說分明，

休再對他瞞隱。

迨你把處死求婚人的方略定，

便可以和他同入城。

我自己也當不離左近，

爲的是這場決鬪我也甚關心。」

她說罷，使用金杖點他身，

那攸力栖茲，霎時間變得衫袍潔整，

驀地裏魁梧英挺；

面上容光亦煥發，

兩額肌肉忽豐盈，

額下虬髯似戟生。

如是的換形既竟，

那女神便高舉返天庭。

攸力栖茲仍把柴門進，

他兒子一見大驚，

雙目低垂不正視，
好一似敬懼神明，
久久方纔敢作聲：

「客人啊，你一霎時似乎換了個人：

你的衣裳已潔整，

你的肌肉已豐盈。

你定必是管天庭的一位尊神。

我們如今求你賜恩！

我們也當報德獻犧牲，

並獻上精良金器皿。

總求你格外憐矜！」

於是備嘗辛苦的攸力栖茲將話應：

「我並非天上神明，

你怎可將人比作神？

我就是你的父親，

你因思我口憂心，

在家中忍受欺凌。」

他說罷將兒親吻；

縱平時常把淚兒能強忍，

到此也被頰淋漓不禁。

可是忒楞馬卡所心中猶未信，

因更覓言詞對應：

「否否，此事令人難信！

你不是攸力栖茲，

你不是我的父親。

你必是天上神明來騙我，

使我愈加哭泣愈悲辛。

你方纔襁褓老耄，

忽爾似天上神明，

想這般老少得隨心，

世上人決沒有這樣神奇本領，

除非是有神默助在冥冥。」

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乃答言：

「忒楞馬卡斯，你如今在親父面前，

須不應過分驚奇，心懷疑念。

包管你不會有第二個攸力栖茲出現：

攸力栖茲便是我，

你如今親眼目見，

我在外久經困苦顛連，

到於今二十年頭方得旋。

我方才忽換容顏，

乃是密涅發尊神使變；

只因她神通無限，

所以我方纔老耄襁褓如乞丐，

忽變作衣服翩翩一少年。

原來是世人榮辱予奪總由天。」

他說罷將身坐下，

忒楞馬卡斯手環父頸淚如麻。

父子二人悲情難復壓，

大慟嚎啕聲至嘎。

譬如那彎爪的鷹鷂，

有雛兒巢中未長大，

忽被農夫偷竊去，

便不免啼泣呀呀。

牠父子彼時不住啼噓將淚洒，

正是禽啼不亞。

若不是忒楞馬卡斯忽把話兒插，

料應到日落西山也沒個休罷。

他說道：『父親，是何人將船送你歸鄉井？

那船上人曾否留名姓？

我料你決不是徒步作歸程。』

於是備嘗辛苦的攸力栖茲將話應：

『兒呀，待我把實情說與你聽。

送我歸來的是菲細安人，

海上行舟素有名，

也曾爲他人方便送歸程。

我在船中一夢未醒，

他們已將船渡過滄溟，

送我到伊大卡的地境，

並贈我巨量金銅和織錦；

我奉天神之命，

已把牠們在洞裏貯藏惟謹。

我今幻形獨到此，

乃是邁密涅發神之命，

欲與你把殺敵計謀商定。

你且言那求婚無賴究有若干人，

並細說他們的流品，

使我心中有個計忖，

好決定是否我們單獨所能勝，

抑須覓他人幫襯。」

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將話應：

「父親啊，你誠然素日威名四震，

也知你是個戰場的勇士，帷幄的謀臣；

只聽你方纔議論，

覺未免誇張太甚，令我心驚。

想他們人衆可成軍，

又是一個個驍勇無倫，

你我二人怎能與彼爭強取勝？

原來那求婚無賴，

非僅是一二十人，

待我算來你聽：

由杜利嶺來者計有五十二人，

外有六人從侍隨跟；

由沙米來者二十四人；

由查辛沮島來者二十人；

伊大卡本地十二人，

也俱是素有聲名；

此外尚有那作承宣官的美登，

與夫那神聖歌入，

還有二從人擅長烹飪。

倘若你我二人單獨和他們拚命，

我怕這段深仇報不成，

反不免自遭不幸。

所以你倘須求人幫襯，

你且想誰能出力效忠誠？」

於是備嘗辛苦的攸力栖茲將話應：

「待我說來你且聽。

倘若得密涅發和那宙斯神，

聯合着幫助我們，

你想是否更須求助他人？」

於是審慎的忒楞馬卡斯將話應：

「若得你所說那天上二神幫襯，

自然是上好的援軍。

原來那二神管轄羣倫，

天上人間俱聽命。」

於是備嘗辛苦的攸力栖茲將話應：

「一俟我們到宮中與求婚人開釁，

那二神便會來臨。

只是你明日早晨，須先返宮庭。

我隨後仍幻作老丐模形，